

西方文学的

肖四新 著

精神突围

Xifang Wenxue de Jingshen Tuwei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西方文学的 精神突围

肖四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文学的精神突围 / 肖四新著.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1

ISBN 7-80109-631-2

I. 西…

II. 肖…

III. 文学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7814 号

西方文学的精神突围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521270 66521152(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Email: edit@cctpbook.com

http://www.cct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 / 32

字 数: 290 千字

印 张: 11.625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80 元

目 录

序	陈 惇
---------	-----

绪论 理性观照与神性启示

——西方文学精神突围的二维	5
---------------------	---

一、理性主义与感性主义	6
-------------------	---

二、上帝信仰与精神超越	17
-------------------	----

第一章 理性滥觞与神性萌芽

29

第一节 神话与史诗中的理性观照	29
-----------------------	----

一、人本主义的张扬	30
-----------------	----

二、历史主义的铁床	36
-----------------	----

第二节 理性主义绝对化的悲剧	43
----------------------	----

第三节 国家主义的困惑与迷惘	52
----------------------	----

第四节 神性与神性启示的萌芽	65
----------------------	----

第二章 信仰时代的理性与信仰

75

第一节 感性泛滥与基督教的产生	75
-----------------------	----

第二节 赤身裸体拥抱上帝	83
--------------------	----

第三节 基督教人文主义	88
-------------------	----

第三章 人性的张扬与反思	100
第一节 人性解放的狂欢.....	100
一、人的觉醒与发现.....	100
二、人的解放与自由.....	105
三、莎士比亚喜剧的狂欢化.....	111
第二节 忧郁与反思.....	124
一、转身的忧叹.....	124
二、人性的追问与反思.....	130
第三节 莎士比亚的追求与探索.....	136
一、理想世界的建构.....	137
二、疯狂与毁灭的意义.....	146
三、对他救的呼求.....	153
四、人性在神秘体验中超越.....	162
第四节 蒙田的生活哲学.....	168
第四章 理性时代的理性原则	174
第一节 在隐蔽上帝的操纵下.....	174
第二节 人文理性的期盼.....	184
第五章 理性与信仰的决断	195
第一节 启蒙学者对信仰的态度.....	195
第二节 由神学本体到精神超越.....	202
第六章 浪漫精神与乌托邦幻想	218
第一节 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	218
第二节 人类情感的狂飙突进.....	227
第三节 寻找情感的避风港.....	240

第七章 浪漫主义的夕照	254
第一节 在唯理主义的旗帜下	255
第二节 人性与狼性的双重变奏	261
第三节 以上帝的名义	274
一、善即上帝	275
二、神启人道主义	283
第八章 旷野呼唤与神性重临	295
第一节 在荒漠上徘徊与等待	296
一、无家可归的荒原人	296
二、荒诞与虚无的意义	303
三、意义在等待中出场	307
第二节 人性在神性启示中敞开	316
第三节 在超验存在中向永恒伸越	333
第四节 迷惘中的追寻	344
结束语	357
主要参考书目	362
后 记	366

序

陈 惇

大约是十年前，四新来到北师大中文系攻读世界文学硕士学位，使我有机会与他相识。从一开始，他就给我一个勤奋好学的“书呆子”印象。后来得知，他确实是一个有志于做学问的青年。在上课和交谈中可以感觉到，他读了不少书，并且有自己的思想。尤其是硕士论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业之后，尽管联系不多，但不时地见到他的研究成果刊登在各种学术刊物上，有些还很有分量，尤其是关于基督教与莎士比亚关系的研究。就研究成果来说，他们在这一批青年人当中，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2001年，他又回到师大攻读博士学位，我得知这一消息时，着实为他这种在学问道路上锲而不舍、不断攀登的精神叫好。前不久，我又得知他构思和写作多年的学术著作已经杀青，更是感到由衷地高兴。

这部著作就是现在我们见到的《西方文学的精神突围》。这是一部文学史著作，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史，因为它的性质更准确地讲不是史而是论；它的目的不在阐明文学史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而在探讨其中的文化精神。换句话说，它是从文化研究的途径来深化文学史研究，以求在更深的层面上理解西方文学的文化底蕴。近年来，这似乎是西方文学研究的一种趋势，报刊上也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像四新所

著的这样大型的著作，却并不多见。

文学与文化，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不管现在学术界对文化的概念有多少种不同的解释，但是谁都不会否认文学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学，但是文学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内涵、它的品质、它的发展演变，甚至它的外形都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该时代与该民族的文化，而且与该时代该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成果及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紧密相连。文学又是文化的载体，而且是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因为它比之文化的某些其他部分，能更直接、更全面、更完整地体现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化成就和文化特征。因此，研究文学是不能脱离文化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有着天然的联系。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无疑是有利于文学研究的深化和发展的。当我们研究文学现象，文学作品的产生、发展及其根源的时候，当我们研究它的思想底蕴和艺术创造的时候，都必然要从文化的层面上进行剖析和挖掘，不然是无法求得有价值的结论的。事实证明，二十世纪中期在西方国家盛行的英美“新批评”，割断文学的“外部联系”，对文本进行封闭式研究，尽管不失其一定的价值，但往往会陷入主观臆断的窠臼。后来兴起的诸多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等新的批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对“新批评”的“纠偏”。

文化研究历来就有，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文化热”的出现往往有一定的背景和特定的需要，而且一般的文化研究与特定条件下出现的文化研究热也不是一回事。这一点是我们在谈论文化研究时必须加以辨析的。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出现的、以英国伯明翰中心为代表的文化研究，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工业文明发展而出现的精神危机和大众文化的研究。以詹姆逊、赛义德、斯皮瓦

克等人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又把它发展为对于后殖民主义、传媒文化以及其他非主流文化现象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也涉及文学，但是其研究的目的都是针对着自身的现实需要而并不仅仅限于学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文化研究波及我国，也曾在我国掀起过“文化热”。这个“文化热”讨论的热点有：如何看待现代化与西方的关系？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发掘其中对今天有益的资源？中西文化的比较等等。很显然，这些都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文化领域中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难理解，这股文化热也是我们的国情决定的。可见，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同时又是现实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

今天，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西方文学，同样不可能脱离这个学术研究的大环境和大气候。当我们能从深层的意义上，从文化精神上来了解西方文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避免一些误解，准确地把握其精华所在，同时也便于我们在科学的意义上进行中西文学与文化的比较研究，而这一切又都是为了更好地吸取其精华，吸取其中对我们有益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四新的著作有着它不可否认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是一个新的探索，不管他提出的观念和结论有多少不够完善和值得商榷的地方，他的这种探索都是可贵的，是有利于推动西方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的。

还有一点值得肯定的，就是他的研究方法。全书不是从理论到理论，在抽象的推导中得出结论，而是大量地、一部一部地分析文学作品，从具体分析中得出结论，因此具有说服力。由于他从一个新的角度、从总体意义上来观照个别的文学现象，每每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说出一些颇具新意的见解。因此，就许多具体作品的分析来看，也能像镶在锦袍上的宝石一样，放射出耀眼的光彩。这样的写法当然需要积累，没有长期

4 西方文学的精神突围

的积累是不可能在一部著作中分析几十部作品而又具有新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著作也可以说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

四新是个有上进心的人，相信他不会满足于现在的成绩而裹足不前。我祝贺他已取得的成绩，更期待着他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收获。

绪论：理性观照与神性启示

——西方文学精神突围的二维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① 卢梭这句为人们所熟知的名言，其实并非无懈可击的真理。首先，它脱离了人的实践属性抽象地谈论人的自由。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② 也就是说，自由是主体通过实践活动而达成的自我实现，而不是什么预定和固有的本质；其次，它无视“无知者是不自由的”这一历史事实。黑格尔指出：“人类的本质是自由的，然而人类首先必须成熟，才能达到自由。”^③ 的确，假如没有文明与理性的匡正，所谓自由可能就是欲望满足的遮羞布。

尽管如此，卢梭的这句名言，却揭示出人作为有限的存在，在自然与社会中受奴役的境况；同时，它还标识着人类追寻解放与自由的主体意识与理性光芒。

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就是精神的历史，而“精神的实体或

①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8 页。

③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 1999 年版，第 105 页。

者本质就是自由”。他认为“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①。尽管黑格尔将具体的现实、万事万物的实体和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都看成只是绝对精神的外化，不无偏颇之嫌，但他认为精神的本质是自由的观点，应该说是对人类文明的客观认识。恩格斯也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②

文学是人的一种精神活动。当然，这里的精神不仅仅指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同时也包括客观精神。在这种精神活动中，不仅要呈现人的生存困境，更重要的是要表现人在生存困境中所进行的突围。在揭示人沉沦与异化处境的同时，展示人永恒的理想和获救的希望。作为人的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文学的主脉应该是人的精神历史与终极关怀。

西方文学既是西方人受外在与内在异己力量奴役与放逐的历史记录，也是西方人追寻自由的存在方式的呈现。奴役与自由、放逐与救赎，是西方文学亘古不变的精神主脉。在西方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理性观照与神性启示是它进行精神突围的二维。

一、理性主义与感性主义

在理性观照下获得自由，是西方文学中精神突围的一大主线。理性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所包含的内涵十分复杂、多义而含混。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境中，其内涵都不同。甚至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看，其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1999年版，第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

内涵也大不一样。

人们总是习惯于在西方哲学的语境中探析理性的流变与内涵。事实上，在西方文学中，理性也是我们时常遭遇到的、无法避开的一个概念，因为它贯穿着西方文学发展的始终。

在西方哲学中，各种哲学学派对理性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本体论角度、认识论角度、社会学角度、心理学角度等等。与西方哲学上对理性内涵的理解相对应，西方文学中的理性内涵也是复杂的、多变的。我们这里所说的理性，不是指从认识论角度与感性活动区别的理性活动，也不是指从心理学、伦理学角度与原始情欲区别的理智，而是指从本体论角度与信仰区别的人的主体性。

但本体论角度的区别仍然会使西方文学中理性与信仰的内涵含糊不清，因为在西方文学的精神发展历程中，它们有许多交错的地方。我们如何理解在以上帝为本体的基督教信仰中包含着理性的内涵？如何解释许多以人的主体性为本体的作家，仍然对以上帝为本体的基督教信仰情有独钟？如果仅仅从本体论角度来区别西方文学中的理性与信仰的关系的话，根本无法理清西方文学的精神发展脉络，就会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尴尬境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想清晰地把握西方文学精神发展和突围的脉络，就必须从海德格尔所说的“基本本体论”——“存在论”的层面出发，来界定理性和信仰的内涵。当然，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追寻存在的意义，而是从精神历程与突围的层面追寻存在的方式。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以人的活动为基础的理性存在方式，和超越于人的活动的信仰存在方式两条线索清晰可辨，它们构成了西方文学精神发展与精神突围的二维。

从认识论上看，感性活动与理性活动是尖锐对立的。但如

果从存在论看的话，它们只是方式方法上的对立，而其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以人的活动为基础把握世界。因而，从存在方式上看，感性活动并不是与理性对立的一维，而只是理性的一个向度。

理性观照与神性启示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以人的活动为基础言说人的存在的存在方式；而后者则是在超越人的活动的基础上言说人的存在的存在方式。

理性观照的总体趋势是人的自明与自救，其主要特征是主体性与实践性。它不仅包括以理性活动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存在方式，也包括通过感性活动达成自由的感性主义存在方式。所以说感性主义存在方式也是一种理性观照，是因为它也是以人的活动为基础的存在方式。尽管感性主义是以低级阶段的感性活动为基础的，但低级阶段的感性活动也是人的活动的一部分，因为人们总是在涉及某种世界观的情况下谈论感性的东西。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①

所以，无论是感性主义还是理性主义，只是方式方法上的对立，其存在的基础是一样的，都是以人的活动为基础的存在方式。特别是作为感性主义呈现形态的非理性主义，往往被看做是对理性的排斥，其实它同样是一种理性观照。尽管它否认客观规律与真理的标准，但它“非”的是理性主义而不是理性^②。它是企图通过对理性主义绝对真理的怀疑重新寻找达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② 佳水：《跨世纪外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

自由的途径。

在西方文学中，人试图通过理性主义与感性主义获得自由的理性观照是不绝如缕的。但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文化心理、宗教背景、意识形态、审美生成和作家创作个性等不同，它在西方文学中又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形态。综观西方文学的发展历程，就理性主义而言，大致经历了人类自我意识觉醒时期的人本主义、历史主义与国家主义，信仰时代的神本主义，理性时代的人文主义、道德主义、科学主义、人道主义等几种大的表现形态。

希腊神话与史诗在表现希腊人通过以知识、力量认识自己，树立人的主体性地位的人本主义精神的同时，也表现出以历史发展为终极走向的历史理性主义精神。古罗马文学体现的是罗马人试图通过对帝王与祖先忠诚、对国家尽义务而达成自由的国家理性主义精神。中世纪的西方人，把自己的本质外化为神的本质，试图通过以上帝的“道”为核心的神本理性主义抵制感性主义的泛滥和人性的沉沦。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试图通过崇尚个体，通过自我价值的实现成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者在服务于国家与王权的古典主义理性原则下呼唤人文精神，期待理想人格的重现。启蒙学者将通过知识、劳动、科学等建立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当作人类永恒的理想和普遍的真理。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中，现实的批判者们高举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大旗，来疗治社会的溃疡。

理性主义是否能使人类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呢？是否就“理”所当然、或者说“我思故我在”呢？理性主义的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就个体而言，它使西方人有着一种入世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就整体而言，它推动了文明的进程与历史的发展。

但是，我们看到，理性主义又是一柄双刃剑，在解放人的同时，又奴役人。希腊神话与史诗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尽管体现出对人性的关怀，对个体价值的重视，对知识、力量的认可与追求。不可否认，它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树立了人对生活的信心，对现实的热爱，使人类在迈向自由的途中大大前进了一步。但古希腊人是在对外部世界的观照中认识自己，其结果导致了对自我缺乏真正的认识。作为人自我认识的象征，俄狄浦斯王在解悟“人”这一谜底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成了杀父娶母、刺瞎自己双眼而流放到科罗诺斯的忧郁老人。希腊神话与史诗表现出对完美人性的追求，但却是有限的。这不仅体现在古希腊人以认知与力作为历史进程的依托，缺乏道德与伦理意识，导致历史的进程成为毫无目的的自然循环。更重要的是，它的历史主义终极走向使得个体欲望、感性要求、自我生命的价值只有在融入整体之中，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即趋向整体的目标时，才得以真正的认同与赞美，这导致历史以牺牲个人情感、个体价值作为其发展的代价。自以为摆脱了自然奴役的西方人事实上不仅没有完全摆脱自然的奴役，反而被自我放逐，又习焉不察地套上了被历史主义奴役的枷锁。

国家的诱惑使罗马人欣然地走上了国家主义道路，国家观念培育出的罗马人有严明的纪律、务实风格、世俗英雄主义气概，这一切的确使罗马辉煌一时，成为地跨亚欧非的庞大帝国。但国家主义导致古罗马人穷兵黩武，侵略周围的地区与国家，残杀当地的人民，破坏当地的文化，掠夺当地人民的财产，以世界主宰的面目出现。而源于外在强制的纪律观念总是将国家的生存视为最高价值，凌驾于个体人格之上，最终演化成对正常人性的戕害，对民主自由的钳制。

如果说在古希腊人本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世界中还晃动着人

类自己生成自己、创造自己的影子，时隐时现着人的主体力量的光辉的话，如果我们承认在人类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存在某种目的、某种方向、某种规律的话，我们就得承认，人本主义与历史主义毕竟标志着人的觉醒、文明的进步，而中世纪的神本主义所导致的则是对人性的压抑、异化与自我的彻底失落。不可否认，神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用上帝的“道”和宇宙法则与道德法则抵制了罗马感性主义的泛滥和人性的沉沦。在对唯灵主义理想的追求中，包含着对人性的寻觅；在对空灵的梦幻世界的追求中，西方人消解了世纪末的忧郁感、恐惧感和末日情怀，重新树立起对未来的信心。但由于它将人的本质外化为上帝的本质，不是能动地改造自己和社会，而是被动地等待救世主的降临，就导致人在对上帝的顶礼膜拜中获得一种暂时的心理安慰的同时，失去了自我的本质，陷入到自身外化和客体化的神本主义奴役中。特别是由于教会片面的发展，使人性丧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即使是作为理性主义最高体现的人文主义，也没有能使人成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文主义使人从神本主义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发现了自己的能力与潜力，带来了个体价值追求和实现的大潮，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其意义是重大的、深远的。但是，它也带来了人的无知、渺小、脆弱、贪婪、放纵，以及其他无数丑恶的本性，暴露出深重的危机。

在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对“君权神授”的所谓“永恒真理”的维护。尽管它也在一定程度上用道德伦理约束遏制了原始情欲的泛滥，但撕开个人幸福、国家义务、道德伦理这块遮羞布，我们可以看到，它所维护的实际上是服务于封建君主政体的政治要求和为封建王权统治服务的道德准则，其目的是为了挽救贵族阶级没落的命运。它像一个巨